

舒群文集

● 少年CHEN女



舒群文集

·2·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沈阳

舒群文集（2）

●少年 CHEN 女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丹东印刷厂印刷

字数:246,000 开本:850×1168¹/₃₂ 印张:12³/₈ 插页:6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15,500

责任编辑:修玉祥

封面设计:李勤学

统一书号:10158·662

定价:1.30元



少年
Chén 女 舒 摩

——根据老战友的日记整理而成

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（农历庚
申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），星期四。

今日晨起，我忽然想起旧时的
记忆，所谓“一元复始”和“天增
岁月人增寿”^{（的“对联”）}之莫如横批和对联。
不过，那指的是阴历（农历）^{（春节）}人日
，而通用阳历（公历）新年^{（今日）}人，不妨
还可说“日新月异”和“又是一年

序

区区小卷，何足为序。且于编后，反复再三，终于抽掉《昭雪以后》，掷之编外。念及天灾人祸所失之巨，又何必耿耿于怀而难以割舍。

而回忆所作之地，遍及上海、汉口、桂林、延安、哈尔滨、沈阳、北京、本溪以及桓仁。论其所作之年，起自三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；稍可自慰者，则跨六个年代而无空白。因《少年chén女》发表于当代之初，故以为书名。

《血的短曲》与《毛泽东故事》，原系短篇专集。而前者焚之战火，尚得六篇；后者亡于浩劫，三十篇仅存其二（《藕藕》、《延安童话》）。由此可见存亡之殊之惨。

自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反党分子，到一九六二年第二次平反之际（详见《这一代人》），感谢《人民文学》敢识《在厂史以外》，而植之小说之林。不意一九六五年逆风又起，当年《文艺报》第一期，以“批判文艺上的资产阶级思想”的《资产阶级阴暗心理的自我暴露》为题，横加攻击，掀起全国性围剿，尤以我所居本溪为甚。继及翌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正式兴兵，遂以“前科”铁案，加重罪名——“老牌反党分子”，大印大发单行本，鼓群起挾伐示众，多次抄家

武斗，歼我长短篇稿七十万字；险矣，毁我与二子三条命。

打倒四人帮，本溪发报公开平反，并为纪念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诞生三十周年，本溪文联、《人民文学》，取其编入《本溪文选》、《短篇小说选》。我今亦沾余光，列其为本卷书目之一，聊以充数。复何序哉。

舒 群

一九八二、一、一二北京

目 次

序	
病	(1)
血的短曲之一	(5)
血的短曲之二	(16)
血的短曲之三	(21)
血的短曲之七	(35)
血的短曲之八	(41)
血的短曲之九	(48)
大角色	(57)
快乐的人	(66)
初 来	(77)
我的女教师	(83)
童 话	(93)
一 夜	(102)
崔 毅	(111)
藕 藕	(140)
在厂史以外	(149)
一个美国人	(168)

延安童话	(223)
题未定的故事	(275)
归	(285)
思 忆	(304)
别	(315)
乡 思	(330)
少年chén女	(353)

病

我和楼上的姑娘相识后，在我是幸福的。

然而，我对她并没有爱情，不仅现在没有爱情，我想永远也不会有的。那么，什么是我的幸福呢？

自从故乡换了新的主人，把我逐出来，去什么地方呢？尽处都是“灾乱”，终于停留在这灾乱的都市里。地方是陌生的，而且人也是陌生的，所以我整天是一个人。在孤零中，在落寞中，有个年轻轻的姑娘相识了，这不是很幸福的吗？虽然我不是为了爱情。

她是中学的学生。白天到学校去，夜间跟妈妈睡在楼上；她的爸爸呢？我始终没有见过一次。不过，我相信她是生在很幸运的家庭里，有女仆为她烧饭，为她到街头去买零碎的东西。可是，她并没有象一般姑娘所有的骄傲。又因为她有的是空闲，为消磨她空闲的时间，她身子终日全被钢琴占有了。当她的手触起琴音的时候，便有歌声起来，很好听的；而且也很动人。

“你怎么不常玩琴了呢？”有人这样地问她。

“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不象以前那样喜欢玩琴了。”她说。
我很明白，我从跟她相识以来，她被钢琴占有的时间大

部分是属我的了。她不肯讲给妈妈的话，常常讲给我听。并且，她的信，总先给我看，有她亲属来的，有她同学来的，有她朋友来的，信是很复杂；不过，除去和她同性之外的来信，在每个字，都是潜伏着爱与热力的。然而，那爱与热力却装不满她小小的心孔，因为她还太年轻。也就是因为她太年轻，生活的色调，还没有涂染她的本性，所以在她纯白的心上，在她狂热的情感上，才有安放我的位置。我知道为了自己的那种“病”；那位置在将来是要让给别人的；虽然我不是为了爱情。

“去吧！马霞。”

“不么。你总是这样冷待我呢？为什么？田春告诉我。”

她叫马霞，我的名字是田春。

因为那种“病”时常使我躺在床上。这时候，我看她刚吃过饭的脸上留着红晕，总是有敌意的，愿意她立刻离开我。但是，她倚在我的身旁不起来，她说我冷待她；是的，为什么？我搜索出来的解答，那是她所不能了解的。

“你唱吧。伏尔加船夫曲，我学会了。好打琴给你听。”她说。

“我没有力气，再唱起来。”

真的，我的“病”不再给我力量唱起来；但是，她不知道我的“病”，所以她也不相信我；不过，我没有骗她。

她冷淡地走开。几天没有见到她，也没有听到她的琴声；我想她到朋友的地方去了吧？

以后我听她妈妈说她病了，而且病得很沉重。

不知为什么立刻冲动我到楼上去看她。她的眼睛在朦

胧中看到我的时候，她仿佛又恢复了原有的健康，只是脸色苍白，很难看的。

“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？”

她问我的话，我觉得是突然的。而且觉得有许多愤恨、忧伤，埋在话里。我只好这样说：

“你不是病了吗？”

她低低地点着头，仍是存有忧愤的。

“没请人医治吗？”我再问。

她的手指了窗前鱼肝油的瓶子和许多药包。

“什么病呢？”

她望望她的妈妈，仍是不说话。眼睛从朦胧中陷入忧怨与伤感之间。

“一个人躺着，总是不如到我的房间玩玩好些。”

于是她在晚间便来了。第一句话，她是这样问的。——

“我来了，田春你怎么不说呢？——马霞，你去吧！”

啊！她是怎样在报复我呢。当然，我要容忍的，只好在她的病上找些闲话讲。

“想不到你病了。”

“病了这么久，你今天才去看我。”

“我也是病了。”

“你是什么病呢？”

我的“病”她从来就不知道，即使我说给她，她也不会明白，所以我给她的回答，是一个玩笑。——

“因为马霞许久不来，我想她想病了。”

她在神秘中，精神比平常更受感动；绝不会想到在一刻之间，她是个病人。我问：

“你是什么病呢？”

她的唇边几次地要有话冲开，可是她没说。不过谁都会看得明白，她所要说的，同我说给她的回答是一样的；然而在她怕不是一个玩笑了吧？

以后，我们仍是继续着友好的关系。

在中秋节的那天，她说：

“我的同学来了许多，等着你来，我们好合唱。”

恰好我又病了，已经不能再起床。于是她把她整瓶的鱼肝油拿来，嘱咐我说：

“你应当保养啊。一天吃一次，不要多，也不要少。”

“难吃吧？”

“你等等我，给你拿糖来。”

她送糖来的时候，鱼肝油已经只剩一个空空的瓶子，她看我的嘴还在嚼着，她奇怪了。

“你怎么都吃了？”她问。

“马霞，我的病太沉重啊。”

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更好些的呢？

“请医生吧！”

我拒绝她。我知道我的病是很容易医治的，只要有食料把胃充塞起来，那病便好了。

我的健康是她给我的。虽然我对她没有爱情，但是，谁能说我不是幸福的呢？

血的短曲之一

这是一个人所讲的故事

清子是日本人，是日本领事馆的书记。她的脸面，不象日本人，仿佛是欧亚混血的姑娘。她的态度，也不象日本的公务员，仿佛是高贵的女伶。

如果说她美丽，美丽的是她的眼睛，如果说她可爱，可爱的是她的热情；这便可以诱动而占有任何一个男人的心。

我已经忘去了她的年岁，只记得她的住址，只记得她爱笑，爱穿和服，只记得我们相爱了两年；这中间，我们从不曾发生过什么不幸——甚至一次小的误会，小的口角。我们常说，我们两人只有一个灵魂，我们的爱情象天一样的高，象海一样的深，而且与天与海，永远同在。

“八·一三”开始的时候，我还住在上海，不过，我停了自己所爱的工作，准备着充军。在我临行的前一天的黄昏，我早睡了。突然，我的门被人拍响着；响的声音很大，好象被最紧急的事情所逼迫，不容许轻微。我开了门，又开了电灯；我看见来的人是清子。她的身上，换了西装，她的脸上，深藏着忧郁。她不说话，便抱住了我，使我感到奇异，

不得不立刻问她：

“你这是为什么？”

她张大了眼睛，注视着我——好象注视着一个初识者，向记忆中，搜索着不忘的印象。

“你为什么还问我呢？难道你不知道中日已经发生了不幸吗？”

然后，她让我静听远处传来的清晰的炮声，——给她的话以证明。同时，她仍在注视我，问：

“你怎么不高兴了？我说错话了吗？”

“‘不幸’哼，是谁造成的呢？不是中国吧？”

“也不是我吧？除去日本的军阀，日本人没有一个爱战争的。”

我不说话，她也沉默了。

这飞机不知是中国的，还是日本的，从高空中的响过了。不久，我听见密集的高射炮声响起了，因此，我知道了中国的空军又在轰炸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。我的心，激动了，我几乎不能再在屋内停留，最好握起枪来，去往战场。她开始疑心了，推动我的肩膀，在问我：

“你怎么生气了？我没有说话呀！”

我仍不回答，她却不再沉默了。她独自寂寞地说着：

“‘八·一三’前，你那样热情，‘八·一三’后，你这样冷酷！你知道吗？——我这次来看你是多么难，你看看，为了怕中国人发现我是日本人，我都不能穿我爱穿的和服，装做一个小鼠来看你，可是，你又变成一个大猫。大猫，你捉去我吧！”

她的话，虽象丝一般的柔软，却象钢条一般地缠紧了我的全身；——被感动了。我想自己这样无情地待一个无辜者，不是罪恶吗？于是，我向她说：

“清子请你原谅我！因为我心里怀着仇恨——”

“对我吗？”

“不，在爱情中没有仇恨！”

她满意了。然而，她的脸上，并没有一丝的笑容；还是被忧郁所遮饰，而且，深入了她的心吧？不然，她的唇边，为什么由红而渐白？

在轰炸中，发出几声巨大的声响，震动了我房间的玻璃窗；她把头投入我的怀里，以颤抖的声音说：

“我怕呀……”

“不要怕，我们这不是在法租界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！”

“那你怕炸毁你们的军舰吗？”

她从我的身边跳起来，拍响着我的桌面。我看见她气愤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“你杀了我吧！”

我担心她的喊声，扰乱了邻家的寂静，我只好轻轻地告诉她：

“世界上，没有杀自己爱的人的人。”

她安静了些，又坐近我的身边。不过，我们中间已经隔开了相当的距离，而且，她还说：

“世界上，如果没有杀自己爱的人的人，也不该有讽刺、

侮辱自己爱的人的人。”

“我没有讽刺你，更没有侮辱你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说。‘你怕炸毁你们的军舰吗？’”

“不然，你怕什么呢？”

“我怕我们中间将会发生什么不幸！”

“清子你不该有这种预感。”

“摆在我眼前的事实，不能不使我有这种预感！你还记得吧？你想想我们在以往的两年中，常常会面，哪一次会面象今天的晚间？”

随着，她又叹息了。因此，我坦白地向她解释，我为了仇恨日本的军人，对于日本领事馆的一个书记——象她，也许会引起反感。然而，这是不由自主的一种天性吧？

她被我的话激动了。她说：

“我为了安慰你，我应当辞去书记的职务。”

“那么，你的生活呢？”

这时候，她有些茫然了，仿佛是一只海轮失迷在航线以外。很久，她才说：

“我回国去，而且，我也愿意你跟我同去。”

“同志，现在一个中国人登上日本的海岸，不被打死，也被捕去。”

“你可以换一身和服，装日本人。”

我仿佛感觉自己的血液中，流入了一种毒汁，在毁灭我的一切。我终于忍不住地喊了：

“我有我的国籍，为什么装日本人？”